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二

王羆 王思政

尉遲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强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

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
亮有知人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啟羆為長史
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
復啟羆為長史帶鋭軍朝廷以亮頻羆故當可用及剋
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叛拜羆冦軍將軍
鎮梁州討平諸賊還受西河内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
河大邦奉禄優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
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

法人間又違犯憲以此致辭耳後除荆州刺史梁復遣
曾義宗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
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
盡羆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
呼告天曰荆州孝城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
中王羆頟不爾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
年義宗方退封霸城縣公北海王顥入洛以羆為左軍
大都督顥敗孝莊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時年泰數叛

以罷行南秦州事罷至州召其魁帥為腹心擊捕反者畧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生為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反者又詔罷行秦州事屬周文帝徵兵為勤王舉罷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議同三司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攻潼關人懷危懼罷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脩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罷罷不覺比曉軌衆已

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拔城遁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造多被榜棰人多逃散唯羆信著于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周文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

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
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
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如聞天
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于此
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
任出城如有忠臣能與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
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柔然渡河南寇
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

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召羆議之羆不應命
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
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由周家
小兒狂法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
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
使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
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幾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
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

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食之客有愧色性嚴急嘗有吏
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抃手取鞾屐持擊之每至享
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平而嘆其碎羆舉
動率情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
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羆安
于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廬宅不改衡門身死
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子慶遠先羆卒孫述字長
述少孤為祖羆所養聰明有識度年八歲周文見而奇

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罷薨
居喪過禮有詔褒之
周書曰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臣遭喪者卒哭後
皆起視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
其哀切乃特支之
免喪襲封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
禪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歷襄仁二州摠
管並有能名隋文為丞相授信州摠管位上將軍王謙

起兵遣使致書於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譙策隋文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摠管攻譙以功進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修營戰艦為工流之師帝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未至卒帝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自曹魏大尉凌誅後冠冕遂絶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魏北海

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啟與隨軍謀議並與參祥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為武衛將軍俄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摠宿衛兵乃言于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駕西幸必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封

太原郡公歴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樗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與之羣公擲遍莫得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慨慷一座

盡驚即拔所佩刀橫膝上攬𢬵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于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

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敵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城臯未至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于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守禦者皆具焉弘農有備自思

政始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營臺都督荆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之送上周文佳之賜錢二十萬思政去王壁周文命舉代人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稱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

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遁思政入守潁川外稱畧地乃密送款于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異圖厚撫願德等冀為已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使節大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惟受河南諸軍士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

同劉豊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頴川殺傷甚衆

周書曰岳等來攻頴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岳不能當引軍亂退

岳又築土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穳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焚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有水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久乡

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城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閑共乘樓船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大風暴起其舟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舟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斃擒永珍并獲舟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破亡在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

紹宗等尸以禮埋葬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

三國典畧曰澄親至潁川盡發其衆號曰决命夫更起土山

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仰天大哭左右皆慟思政西向再拜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决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

趙彦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趙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竟無叛者

三國典畧曰初潁川未陷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城居二日黒風起于乾地吹水入城壞風羊角而上

思政以勤王為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政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來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棄之故身陷後家無蓄積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為都官尚書議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荆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凡所舉荐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復為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益三千

五百户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捴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進爵為公捴弟邪封西安縣侯邪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穎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為鄜州刺史後歴安褱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于汴州刺史

尉遲運代人父綱改見奸迎運少彊濟志在立功仕魏
及周累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職無文武甚
見委任三進爵至廣州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
宮親押諂佞數有罪失武帝于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
匡弼之以運為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
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衛王直作
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真
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

運指僕得閉直既不得入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擊之直大敗走是夜徹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岐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数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代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秘未發喪運揔侍

衛兵還京宣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宮正也數諫帝帝不納反踈忌之運又字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武帝親侍軌屢言帝失于武帝帝謂預其事愈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禍尋得出為尋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卒于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迴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

加兵信此見稱信非虛矣子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及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于本朝義聲動于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于百世矣尉遲運積勞王室破散逆藩觀其忠諫周宣比而父二乃厥心不敢優乎雖曰幹蠱可也

愚按王思政為東魏高澄敬禮欲死不得猶可情原既為齊官何所逃罪猶言忠節義聲也史臣過矣西魏不加之罪可增邑則不可命其一子襲爵可封其四子一公一侯二伯與封其女為郡君則不可未已也又封其同臨敵國長子之子為侯則愈不可無乃向者擲盧一舉投赤心於宇文泰故然乎噫泰之庇其私人濫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四

周惠達　馮　景

蘇　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

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令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寶夤逆謀已决何為故入虎口惠達曰渠必為左右所誤令往使其改圖乎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禄勲中書舍人寶夤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

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

周書曰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許乃逃惠達逃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周文復以為府司馬委任之

冊府元龜曰周文以惠達為長史赴洛陽奉迎孝武至潼關遇駕已西謂惠達曰昔周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降臨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公宜勠力共

取富貴惠達曰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

周文出鎮華州留意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功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奉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

周書曰惠達前後辭讓魏文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

惟公是屬簫冠之重深所寄懷

及邛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儀執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兼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皆敬而附之卒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先有諫言故不罪後事賀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喜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

臣無私盟吾料此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摠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莤渠為盟誓共會平凉移軍乘下俱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又為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還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還後以迎孝武功封高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累世二千石

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慱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周文餞餘都門外臨别謂曰卿家子弟中誰可任用讓因薦綽乃名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綽方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

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名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即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

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戸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潼關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私强國富民之道故綽得殫智能贊成其事减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令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是以前代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

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理民之本莫若守宰最重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之謂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

心其次又在治身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人君必心清如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孝悌躬行忠信禮讓躬行廉平儉約然後繼以無倦加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故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

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故貴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則質直化於澆偽則浮薄浮薄則衰弊之風質直則敦和之俗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然世道彫喪已頹百年大亂且二十載唯兵革是聞刑罰是用而中興始踰大難未弭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均則教化可脩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

以淳風浸以太和被以道德示以朴素使民日遷於善
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消化而不知所以然此之謂化
也然後教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以
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
讓則不競於物三者備則王道成此之謂要道也其三
盡地利曰人生天地間以衣食為命飢寒切體而欲使
民興禮讓不可得也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必先足其衣
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由地利盡地利所以

盡由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皆令就田懇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禾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如援溺救火寇盜將至方可使農夫不失業蠶婦得就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夏種秋

收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得食若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是則絶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適煩簡之中如不能爾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必立君以理之君

不能獨理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國得賢則安失賢則亂令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皆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問資者乃先世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中堅賢良是策騎驥而取千里也若資中得愚瞽是土牛木馬形似而不可涉道也若刀筆中得志行是金相玉質

内外俱美實人寶也若刀筆中得澆僞是飾畫朽木悦目一時不可克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恨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為卿相則伊尹傅説是而況州郡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維帝王之胤不能守而況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

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為治若有材藝而以姦僞本者將因其官為亂何治之可得乎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志行有

善者舉之不善則去之而令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

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意何以異及任以事業責以成務方與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屠釣百里奚飯牛甯生扣角管夷吾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功成事立始識為奇士彼瑰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凡品況降此者哉士必從微至著功必積小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若識此禮則賢可求士可擇天下之治

何向不可成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而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閒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之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

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自居家至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庶無愆悔其五恤獄訟曰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以五聽參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

人心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牢守非一不可人人皆通識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試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安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被罰斯則下矣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今之從政者不然深文巧

劾寧致善人與法不免有罪於刑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遂陷刑戮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四時順序蒼生悦樂者不可得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

俗不忠不孝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是以三五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丁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蔴土早脩紡織先時而備至于時而

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税之民弊矣租税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民悦若檢理無方則吏姦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懐如此皆王政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嘗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

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文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

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神皇肇膺明命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績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

上帝降鑒歒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
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
以恤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肱股惟弼上下
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彞訓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
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
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
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由二紀天不

絶我祖宗之命用錫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釐度公惟大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他於九士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郡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咢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原生惟時三事若三階在天惟兹四輔若四時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

曰列將汝惟膺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民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

列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詧勿忘一乎三代之奚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萬方永寧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首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命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還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慱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或出游常預署空紙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

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咸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瑶越次進曰昔晏子齊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清白謙挹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瑶於朝及

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羣公皆步送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酹酒言曰尚書平生作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周文

冊府元龜載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之風魏度支尚書蘇綽文雅政事遺

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跡宜開土茅用旌善人可

追封邵國公邑千戸

子威嗣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親摠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俱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

世雄先與突厥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隨文帝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帝亦素重其名名入卧内與語大恱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里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爵俄兼納言威表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名威及高熲楊素廣平王雄謂曰太史言朕祚運

盡於三年朕憂懲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險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阻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

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戚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戚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戚又遮阻帝帝拂衣入良久召戚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萬歲餘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戚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以自代帝曰戚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戚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戚何

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

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

幾拜刑部尚書觧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

雍州別駕時高熲與威同心恊賛政刑大小無不籌之

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

冊府元龜曰威上表陳讓詔曰舟方者任重馬駿者

馳遠以卿有兼人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

屬山東諸州民飢令威振恤之還吏部尚書兼領國子

祭酒隋承戰爭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使決民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後牧民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民嗟怨使還奏言江表

依內州責戶籍帝以江表初平名戶部尚書張嬰責以
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
吳世華起兵為亂生臠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
反執長吏抽其腸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尋詔內史
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患復令威至可
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
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
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

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耶暮兒所屈遂奏
威與禮部尚書盧愷禮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宏
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
和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
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為書學
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虞
慶則等雜按事皆驗乃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
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免威官爵以開府

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
行者但為人誤耳命通籍歲餘復爵邳國公拜納言帝
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
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怨此其
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
留事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
亦止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
高熲賀若弼誅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歷右

光禄大夫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稱五貴後又進光禄大夫賜爵房公以年老乞骸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反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玄感麤踈必無所慮但恐成之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民皆思亂以此微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儇爲副而威

子鴻臚少卿燮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王以潔闊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房公威先後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早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轉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變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咸當時尊重朝臣莫比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

危懼帝欲輕騎潰圍出威諫曰城守我有餘力輕騎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乃止突厥俄解圍去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慮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

賚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諷帝帝稱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乃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

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
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藴虞世基奏威昏耄羸疾乃止
宇文化及弑逆以威為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
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東都恭帝以為上柱國邳公
資治通鑑曰王世充以威隋文重臣欲眩曜士民每
諸人勸進必冦威名及受九錫殊禮扶威署百官上
乃南面正坐受之
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衆亂所經處

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太宗以秦王平世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稱老病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于家時年八十二

隋書年八十八

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小事必固爭之時以為無大臣體所脩格令章程並行於

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

愚按一蘇威耳既以減賊致國亂又以言賊干帝怒何相背乃爾作史者殊欠斟酌

子夔字伯尼聰明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

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之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晳字知人父威改之頠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家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乃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文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拜晉王友

煬帝嗣位立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亦去官後為
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
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
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
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
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後延和弘化
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撫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
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獸圈一夕就帝見善之以功進

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緯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大統初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强濟特為周文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位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綽從兄亮字景順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内常景景深器之謂人曰秦中才學可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遷大將軍亮為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文檄謀議皆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為黄門侍郎亮善處人閒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長孫稚爾朱天光等西討並

以亮為郎中典專文翰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刺史秦州

本史乙弗后傳又作武都王戊

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因朕愛子出藩故委以心腹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除中書監領著作脩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甚重之有所籌議悉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

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騎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卒于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稍不逮亮至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于世亮弟湛别見

論曰周惠達見禮賓貴遂契闊戎冠不以夷險易志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脩太平之禮終斲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之肅上尊疆埸屢動而內安外附蓋蘇綽之力也鄖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繆綢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二帝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

均衆庶子逵汝弼徒聞其言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稚可稱與傳内所云傾險無行何相背也
若天假之年不虧堂構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